

一闕擺渡的傳奇 ⊙ 牧 蕙

瀛苑副刊

出了校園，竟覺得有點撐不住陽光，擎不住心情。今天該會個好天氣吧？天空有些欲雨的藍，是完全沒道理的，也許只是在心情肆放之後無法客觀的篤定吧，然我只是高興，就算只為這是個適於立誓的好天氣。

其實，更甚的是只為所有的征帆又起，所有偉大的掌舵者微笑地向我許諾，再不該說什麼返棹的傻話，不該有語無倫次的慌張，我們同是邁出了更堅定的一步，雖然方向不同，前程未定。

也早知我們之中必有人得作客他鄉的，時間彷彿同我們的事年歲前進，飄飄忽忽地說了多少年癡話，做了不少的錯事，而今青春條地流逝了，竟有份留不住故事的悲悽，這海島不過是南北兩岸，我們各往何方的好的？今兒，就為這些歸處感動了。其實早為當初擊掌而立的誓言盈眶，說好要這麼把日子篩出來的，總算沒有白發一張支票，去求無限的年月兌現。

驚悸於告別你們至今已一載有餘了，也許我開始懂得什麼叫掙扎，什麼叫割捨，什麼叫生命，以前追求有我到無我寄託於脫俗的俗氣，才知道是多可笑的過程。這樣寄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譴離愁。然而即使我們是一株異數的木棉，再如何妄想頑抗季節，日子堆積的還是炫惑，這許多迷惘加起來還是無知，無知的我們還需要什么永遠？用一生來追禪應謁？或許人生應另有安排，但又怎麼堅定我們信仰。

但又想，你們都如此勇敢地去披荊斬棘了，獨我一人仍在

探尋摸索，我必得奮鬥得比別人辛苦些，或許這才是我的的
存在主義。你們也許不會忘記，我一直受時間審判著的浪
，所以我知道，也必須相信，不管是一是展翅飛翔或揚帆破浪
，不在於起點的先後，速度不快慢，只在於我們的心恆在
頂點的一個方向，一個目標和一份理想。

恃著童心依舊，我們最愛說的一句話是「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至今仍。所以我們都狂妄，我們的燕雀自信，毫無理
性的霸氣，永遠在圓的起點和終點之間，有無中打轉，像
上天賦予我們的使命，是那幾天經地義又義無反顧的。

也許，親愛的朋友，有過你們，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感動
」，失去你們，我才明白何謂「悸動」，那是在有與無之
間從顛癡、糾纏、斷念到蟬蛻。像紅樓夢中千古不墜的—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或者，你們更是聽
我說的一瓶夢，想想就當是自製的英雄氣魄，自遣的悲愴
情愁。

記得每每在松凡的窩裡促膝長談，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訝異
於你們的思想範疇，那樣亟於擺脫生命的幻滅，紅塵的擺
渡。那夜我們談老莊，論孔孟，說尼采和穆罕默德。從道
德到宗教而生命在於信仰與否，卻絲毫不該有執著的衝突。
一松凡打了一個尼采的巧遇佛陀的比喻，笑談釋迦的堅持
神佛，與尼采的執著自存，這鮮明隔閡與宗教的
界限，也無法反駁嘉琪對主耶穌的虔誠信仰。

那日又驚覺眾人中我最茫然。斷言生命無意義時，嘩聲聳
起，我也反問：「那你們追求的又是一個個堅定地噤聲無
是張目結舌的「群」，卻是一倒氣昂的。你們都向才
「真理」，「信仰」化又趾高氣昂的。你們都向才
可以活得如此苦地循著痕跡檢視。周遭後，才發
了，我卻總是苦苦地循著痕跡檢視。周遭後，才發

予。

我不甘就這停擺，揚棄我一切朗朗乾坤，所以日子過得
令人嘆息，我也慌慌的，呼吸尚存，直壓迫思想，動的
，我倒寧願癡狂了。「白痴是瘋子，更可悲的卻是在於這兩者之
的白痴，可惜的是瘋子，更可悲的卻是在於這兩者之
悽惶。

一樣的歌曲，兩種不同的心情來看，正如同和松凡看自然
的異種情愫。我愛夕陽的柔、落日的悲，他愛朝陽的惘、
旭日的活，我不知誰更能觸動心靈的那根弦，或許把人生
一覽無遺的窄門中，企圖於戰後再舔平頭破血流的傷口。只
過不盡的窄門中，企圖於戰後再舔平頭破血流的傷口。只
是，人總是要長大的，不是嗎？

所以我開始看「芭蕾群英」這套漫畫囉！你們都搖頭笑說
太晚了吧，但我真是乍地明白當時嘉琪和松凡爭急了，拉
著我問：「喜歡嘉斯還是艾爾德？」時的氣急敗壞了，當
時我實在不解，為何嘉琪為了一種執著，一種驚心的動魄，扣人
了命，原來是感於嘉斯的極致，渙散於周身的竦朗光華，
心弦的震撼。那是生命的極致，渙散於周身的竦朗光華，
欲與愛一同仰首焚燒的。

不過松凡說的也是，「人類既是演化的產物，又是其過程
的見證。」那生命究竟是比生活重要了？我們又要如何以
生命的存在去橫穿生活的無常與煩瑣？或者面對世事時，
該永持著一端思想去透澈另一極端的真理吧！

唯有在晨曦中，我才能仰視天際，步伐昂揚地隨波逐流，
同芸芸眾生不敢催落的塵緣牽絆。在日出的光華中，我想
生命也許可以開始於現在……。但明日又是什麼太陽將昇
上我們的青天？

時間也許會遺忘，但想起來的日子會更多，這傳奇。

一雙眼能燃燒幾許歲月？

一顆心能懺洗幾許後悔？

時鐘的指針在沙漏中呻吟，

旭日初升在夕陽西下時幻滅，

滴答的鐘聲啊，

錯誤幻化為美麗時，

願是梵婀玲最美的一曲，

輕輕奏出。